皇明經世文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存標子建
徐鳳彩聖期 參閱

朱文懿公文集

疏　　朱賡

請停礦稅疏　請停礦稅

奏爲感恩圖報，直陳救時末議，以効微忠，以光
聖治事。臣切陪輔佐，職在論思，惓惓獻替之忱，如有物

在喉亟欲一吐久矣屢屢從首臣具揭而未敢直有所陳若綠與同召臣鯉相期欲一覲 天顏面抒誠悃庶幾古大臣入告出順之義故需之至今也頃該臣等具奏伏奉溫綸批答言言可為典謨而召自千里都俞一堂之語宛然喜起之風焉臣何人而可以當此抑不知何修而可以副此惟有一念愛 君憂國之誠盟心顧 天願 皇上事事為堯舜願天下人人被堯舜之澤則平生所陳說於上前而今日欲親見之行事者也除夙夜齋沐恭候召對外不敢以瑣

屑瀆至尊。請言目前第一喫緊事。皇上試垂聽焉。今滿庭諸臣所矢口爭之而不得者。非礦稅與。臣以爲不忍加派小民。皇上之仁也。不得已而取諸礦稅以資國用。皇上之權也。權可暫而不可久。仁則無物可遺。無時可息。而奈之何以權宜爲經制。久而不歸。令未竟之仁恩。欝而不流也。語在諸臣疏中。臣無容贅。第以一路之所耳目者陳之。皇上以今之礦。尚採之山與。今之稅。尚榷之商與。自開採不止。地無餘骨。而處處包礦。則剝膚之骨髓也。自征榷不止。

進言深痛

商無餘資。而處處包稅，則萊傭之資本也。 天子嚮四海九州之富，何處非財，居父天毋地之尊，何民非子，而窮搜深山窮谷之藏，下括傭人擔夫之橐，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也， 皇上之心，本自仁愛，特以利權付於內使，又有亡命之姦，鼓刀筆以為羽翼，椎埋之衆，張羅網以為爪牙，金紫盈庭，戈矛載道，如狼如虎如鷙如豨，不饜不休，不奪不饜，往往一見而兩剝其皮，取魚而併竭其澤，小民稍不將順，輒見捶楚，有司纔一調護，輒被參拏，且進奉者一，而掊尅者百，利

歸衆手而怨歸　朝廷、凡有憂天下之心者、誰能甘之、臣所經過地方、父老子弟、咸遮道而愬曰、上供易下供難、鬻産業易、鬻妻子難、逃鄉土易、逃生亦難、聖天子深居九重、應不知小民疾苦如是、願入言之以活旦夕之命、蓋疾首蹙額、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夫既不樂生、寧復畏死、既不畏死、寧復畏法、誠恐一夫呼之、百夫嚮應、一方倡之、四方蜂起、此時官僚多闕、府庫悉空、無將無吏、無食無兵、而倏止倏行之令、又無信可恃、　皇上即發停止之詔、無及於噬臍、即損

內帑之藏無救於遠火天下事尚忍言哉語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皇上幸毋以劉孛倭奴府江播州甘肅等處相繼受俘而謂治可長保也亦幸毋以天津臨清武昌承天廣東遼陽蘇州淮徐之變旋即解散而謂亂可無慮也天下之患固有釀之久蓄之深倏然而來不及措手者唐玄宗方宴于凝碧之池而漁陽之鼓鼙已填于戶宋徽宗方遊于艮嶽之圃而金人之縲絏已及其身此皆不移晷刻而立見傾危豈有次第先後哉今但見瓊林

言之可懼聳于聽受

大盈可以克居積奇珍異玩可以娛目前而不知輦下之有羌戎舟中之有敵國寇可懼已　皇上聰明天縱豈不辨此良由小人妄窺　聖意巧爲說辭礦之計窮則實井海山之說進而索之輿圖之外矣稅之計窮則絕糧稅契鹽利庫餘之說進而求之影響之間矣聽之若有據行之若無傷故此輩一言而卽入在廷百言而不省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豈爲今日而發乎臣愚伏望

皇上推不忍加派之心，徹還內臣，悉罷礦稅，推逮治曾登科之心，嚴查一切欺罔，悉寘諸法，而又推宥張時弼之心，併釋逮繫諸人，悉復其官，則一俄頃間而聖心之仁，盎然被于四民，沛然流于四海，名與堯舜俱永，治與唐虞比隆，而臣一念狗馬之誠，亦庶幾不負所學，不虛此出矣。

請四川罷兵疏　四川罷兵

奏為時事孔艱，用兵非計，懇乞聖明主持鎮靜，以保治安事，臣等近見四川撫臣喬璧星二疏，一為恭

報稱印已獲、叛惡未擒、并陳隣酋無端狂悖暴虐、謀
爲不軌之狀、乞賜勦捕驅逐、以彰國法、以絶禍本事、
一爲隣司黨逆流禍黔蜀疏報與同、謹據實直陳差
官宣諭始末、并不得已用兵之由、懇乞 聖明垂察
事、今俱奉明旨下部矣、臣等見二疏、大意謂安堯臣
始而匿印未獻、今印獻而閻宗傳未擒、欲用兵剿捕、
而以貴州按臣馮奕垣叅疏爲非昆勉同心者、此固
封疆之臣、欲申天威讋遠夷、其意誠忠其氣誠銳、而
臣等竊以爲未可也、臣聞佳兵不祥之器、兵之所處、

荆棘生焉、自古諱言之、至於取夷。所貴蕩佚簡易。蘇軾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此非書生常談、萬世用兵馭夷之道。實無以易此。況今天下何如哉。頃邊餉告急、戶部求借太僕寺馬價。明旨初許三十萬、該寺與兵部連章極口告乏。姑令括老庫、及東西二庫十五萬與之、此區區十五萬者。而其苦難已如此矣。加以處處水災、處處空竭。即欲用兵　皇上試問川貴能自餉乎。抑將取之太倉乎。將再取之太僕乎。將令別省協濟乎。武臣好事

舊功，瞋目語難，乃其常態，如侯國弼張神武輩，利在自封，計畫未必可從，才勇未必可用也，即一二兵道不過偏臣文吏，臨敵當幾，或非其所長也，則又誰與領此者乎，臣等竊見安氏功不可泯，而罪尚可貰，印已獻矣，崇明已管事矣，兵已撤，路已通矣，即與崇明怨恨未消，讐殺未免，此皆可以勿問，大都今天下事勢，如人患虛症，秪宜將息，昔賈誼請絳灌諸臣曰，毋動爲大耳，其言欲繫單于之頸，笞中行說之背，豈不快心，然文帝不用，而用絳灌，恐匈奴謾書之辱，諭南

観此知安奢之事亦尚可收拾

後來紛紛撫乃避臣挑激也

論單

粤以共棄細過偕之大道誠有味乎毋動之指也後來光武閉玉關謝西域宋稱仁宗兵以不試爲威其指皆本於所謂以無事治天下者況國家當多事之後今年征倭明年征播生靈陷於鋒鏑帑藏竭於轉輸方且日尋干戈惟敵是求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者此勢所必至莫謂臣等今日不言也若必欲挑之激之使無所容至於不可救乃曰吾固知其必然惜用兵不早惟幸其言之驗此則非忠於爲國者諸臣必不爾亦非臣等之所知也

揭

再請停選內使揭　停選內使

題爲再乞　聖明停收內使以重　詔旨以杜倖進事、近該淨身男子曹進忠等、奏爲願効犬馬比例乞恩、俯賜收錄均霑　聖典事等、因奉　聖旨、着選收二千名、禮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等查照萬曆十四年題准事例上請、仰祈　皇上收回成命、仍　勅臣等查照嚴行驅逐等因、奉　聖旨、內庭缺人應役、選收已有旨了、以後再不許自行陳乞、欽此、臣等祗奉綸

命卽宜仰承何敢再瀆　天聽但查萬曆元等年三次收選已近萬人兼之隆慶以前選入者尚多恐內庭供事不至缺乏之甚卽如長安等門及九門等處往時看守不過十餘人今溢于舊額四五倍矣由此推之內府各監局可知皆由人多壅滯以致各差增添若此若復選收將來人數更倍于今將安所置之且此輩一槩收錄卽逐逐有富貴之念不惟衣帽口糧坐耗公帑而營私請托以撓職守者且無處無之是內庭未得其用而國家先受其蠹也況先經本部

故事可考

所言允當

題奉　明旨、不許私自奏擾。詔墨未乾。而輒敢抗
違。不一懲治。何以示信於天下乎。雖　聖心慮遠。特
示以後不許自行陳乞。竊恐將來玩視。復如今日。關
係國體。良非淺鮮。此臣等所以不得不為申瀆也。伏
望　皇上思詔旨之當信、示法令之難干、將曹進忠
等仍行驅逐、不許容留京師以滋紛擾。或以內庭果
缺應用、量於　前旨二千數內、姑准選收四分之一、
以後非奉　明旨、擅自瀆奏者、定將首事之人、拏送
法司究問如律、仍將各該地方有司官分別叅處、庶

詔令不致違悖、而宮禁或可肅清矣、

請易江西稅使潘相揭　　請易稅使

竊惟江西稅監潘相初到任時、稍似安靜、不知今年何故遽爾改節、致令一省軍民及宗室生儒、幾釀大變、身犯衆怒、不知自省、而更爲酷烈、欲以威服之、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江西貧瘠之民、不能無反側之慮矣、相之諸奸、姑未備論、只主張開廣信封山一事、眞爲失計、此山無甚大木。即有一二亦雜木耳。萬山（奸民倡此建議開山不知開山實無所得）深處懸崖難出。若使可採。彼界在江西福建浙江之

閩人烟甚衆當爭相販鬻久矣豈得留到於今宣德正統間葉宗留鄧茂七等賊巢穴于此僭王聚黨殺官害民大費征討歷十餘年而僅得招安未嘗以戰勝也是以奉有嚴旨封禁妄開者重治今若再開則三省之患不知所終利未得于分毫而害有過於丘山甚可慮也潘相身自往勘履危蹈險亦明知其不可開而爲參隨奏民等所挾不敢轉聞知其不可爲而復爲之其愚可知矣相又奏税監勘合馬牌不許驛傳有司掛號此又擅改祖宗成法大不可之事國

家政務無一不相制相轄雖　御前駕帖亦赴科掛號豈獨相之差遣不許各衙門預聞何奸不可爲而何亂不可生所宜亟行禁止者也相又請添解送磁器船隻每府各造一隻每隻當費萬金江西十三府當費十三萬夫磁器歲解未聞缺供何獨今日而議造船不費之費又將何出不惟不可抑亦不必卽使用船一隻所載亦已無算何用此多船爲也　皇上聖明可以洞燭其故矣至于泰和石膏其利益微而其害甚大江西習俗尤重風水此山乃一省龍脈所

係豈恐傷之。彼中士民。必不相安。以上四事、臣等深爲地方危、深爲　朝廷危、亦深爲潘相危也。宣德間葉鄧之亂。起于廣信封山。正德間宸濠之亂。起于南昌省城。當時縉紳士民。亦靡然從之爲亂。今相旣攖宗室之怒。又開賊巢之衆、叢怨太多。釀禍不小。竊恐湖廣覆轍。又在兹矣。臣等訪得潘相乃一愚魯之人初到任時、亦知虛心、與各官和衷行事、時日漸久、匪人日多、唆哄播弄、以至此極、遡來司道等官、畏其横噬、槩不相接而巡撫夏良心、杜門不出、一意請告、遠

近地方、益以洶洶、既無文武官員協恭行事、實恐旦晚之間、又以變聞、再驚 聖心、再傷國體、伏望 皇上乾剛獨斷、取回潘相、而以其所領諸務、交付附近稅監、使之兼管、庶幾 聖慮康寧、而臣等亦得少寬危悚也、

論遼東稅監高淮揭 遼東稅監

竊惟遼東爲 神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最要害、亦最孤懸、故遼東危則山海危、山海危則畿輔危、且種惟一黍、歲止一熟、而雨暘不若、處處皆荒、倭虜

並防時時不撤識者（亦有先見）謂天下有難必自遼始。非過計也及今加意拊循猶恐變生不測而頃聞道路傳言皆云稅使高淮在彼行事甚不安靜臣等不暇詳言止據近日一二事謂春間當雪深丈餘人烟斷絕之時帶領家丁數百人自前屯起遼陽鎮江金復海蓋一帶大小城堡無不迂回徧歷但有百金上下之家盡行搜括得銀不下十數萬閭閻一空又聞其收集虜中降人招致四方亡命演習兵馬擺列行陣山嶽震驚軍民股慄聲言進見 萬壽而討鎮守夫各處

論鎮守一段帝有大臣之風

鎮守自正德年間肆威虐民幾危社稷賴 世宗皇
帝自外藩入踐大位親見地方荼毒毅然革除天下
始得安枕而卧即今承平七八十年皆 世宗皇帝
神謨睿斷之所貽也載在令甲垂戒萬世准何人而
敢奸之臣等知 皇上動法 世宗必不輕許而准
欲陰奪兵柄何所不為萬一稍有得志必致滿朝爭
執上煩 聖慮處分又作一番擾亂矣臣等叨居密
勿有聞即當入告安有如許大事可以默默不言即
准之力能加刃於臣腹所不避也夫堅冰之勢戒於

履霜豶豕之牙。禁於未發，與其汗之漁而復反，曷若孽之萌而潛消，非獨計安孤鎮，亦以保全高淮也。伏望 皇上深惟遠慮，默定淵衷，亟遣代歸，勿令肆虐，則警一淮而諸道之使皆警，安一遼而天下之民舉安，所補非小小矣。

合陳遣使琉球并令宣諭照例領封揭 宣諭琉球

琉球冊封一事，前日臣等據所見聞直攄胸臆，而未暇想及時事之宜也。因奉 諭旨，靜夜三思，有踧踖不寧者，敢再一言以備採擇。按先臣尚書鄭曉吾學

引前論深合事宜

猶所云。陪臣請　命於京師。王人致　命於海上。乃至當之論。斷在可行。但以今日言之。照舊遣官。又奉
明旨。差去文臣。業抵閩境。使舟亦將具備。使臣又請
必行彼國來迎。亦復兩次。勢難中止　聖慮高明。非
臣等所及。僉謂遲久不決。益致擔閣。此番宜恭奉
明諭。照前遣行。使彼國君臣。知感特恩。益加忻戴。即
令差去使臣。宣　諭以後朝使往來。彼此俱免煩擾
著為定制。嗣有乞封。許陪臣於福建領封。照北虜安
北例亦當
南夷例而行。如此。則　朝命不致輕褻。而中國懷柔

之體當尊封典刊有定儀而彼國供億之煩亦省臣
等一得之愚自知無當敢再布聞謹將北虜安南請
封事畧并呈 聖覽可見 聖朝之封外夷在境受
命原係典故用待球球非爲倘也

回奏 聖諭封貴妃才人揭　貴妃冊封

今日該文書官劉用賫出禮部一本爲欽奉 聖諭
事卩傳 聖旨冊封皇貴妃日期迫近錢糧尚未造
辦何以成禮且查覽 皇明典禮書內皇太子正妻故事
當考
皆封妃次皆稱才人如何部擬不合着另擇吉期再

議封號具奏，先生每出旨來欽此，臣等聞之不勝欣服仰惟　皇上具聰明睿知之資，爲禮樂綱常之主不惟祖述憲章，盡倫盡制，而且徧觀博采，至精至詳。天縱　聖人，眞非臣下所能及也。除遵奉擬　旨外，惟是　皇明典禮一書，閣中無存，恐禮部未必有之。（部中何以乃無）當令其搆覓一部，藏之部中，以備查考，庶嗣後議禮有所憑據，而不差也。（此書）

謝賜　皇明典禮揭　皇明典禮

今日伏蒙　皇上遣文書官金忠捧出　御批，臣等

揭帖覽卿等奏朕知道了，御覽過 皇明典禮書一本，卿等存貯閣中，又一本降與禮部，用備議禮稽考成法，諭卿等知，欽此，竊惟 皇上稽古考今，貫串諸書，勒協典禮，又念臣等寡陋無聞，將 御覽 皇明典禮一書，特賜臣等存貯閣中，兼降與禮部各一本。故事當考 用為稽考成法之資，臣等捧閱再三，曠若發矇，所首祗領分降禮部，臣等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備陳邊餉揭 邊餉

臣等接得戶部尚書趙世卿揭帖，備陳財用出入之

數與課額虧損之由條分縷析至爲明白臣等平日雖知府庫空虚尚不知其窮迫之狀一至於此讀未及終已心寒股慄凜然若不可一朝居者其中關係最大最緊又最難處無如邊餉此三軍之命雖緩須臾而舊歲所欠已百二十餘萬歲甚一歲將何以支細稽餉額在隆慶初年至二百餘萬漸次加增至於今日遂幾四百萬而各邊一有事端又輒求增兵增

頃時已几四百萬今又何如

餉不知隆慶以前虜未欵貢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有餉有兵及至有事何以又不足

用。若不嚴行稽覈。將來流弊。莫知紀極。而遞事愈壞矣。至於宮中買辦。歲二十萬。以十歲計之。則二百萬其他一切慶賞禮儀等項。故事取之該監者。今皆責。之該部。無名之供。無例之取。無額設之錢糧。苟非鬼運神輸。從何措辦。而自礦稅議立以來。各處正供多被侵削。鹽課壅滯。關征減少。曾未十年。其所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羸。入者日詘。即使管仲劉晏生計持籌。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人臣事主。凡有可為皆當竭心力以圖報。惟此財用一事。則心力雖竭。亦

此事宜省者

無所施,自非　皇上加意留心振飭節省,與天下更始,則惟有坐觀其弊而已。今計臣窮苦,稱病杜門,爲日已久,誠宜下　明旨,督其速出,與九卿科道悉心計議,嚴責邊臣,將兵餉稽查,痛革年來虛冒尅剝之弊,其買辦　上供錢糧,一槩停止,即稅使未能盡罷,亦當權其利害最重,如遼東雲南有事之處,先行撤回,則天下事,尚不至于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矣。抑臣等猶有請焉,唐憲宗嘗發內庫錢百五萬緡以賜魏博,而謂宰相李絳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

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益英斷之君、識度卓越如此、史臣書其事以爲美談、今虜情叵測、邊餉急在目前、濵事未平、軍需不容少緩、各處錢糧、搜括無餘、挪借已盡、惟願　皇上慨然　發內帑所積、以解枵腹之危、救燃眉之患、使萬口同聲歡傳聖德、卽唐宗不敢望焉、此尤臣等與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存標子建

何如召祖燕參校

余文恪淡然軒集

疏

余繼登

修史疏

建文獻　皇帝紀

臣惟代之有史，摘摭故實，備冊書，明示將來，用垂法戒，非一人之書，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時之書，而萬世

之公也故是非虛實之間子不得私諸其父臣不得私諸其君而後可以言公今諸臣奉命纂修首先帝紀行且就艸矣臣竊仰帝紀而言有不可不自爲一紀者有可不必爲紀者不可不自爲一紀者建文君是已可不必爲紀者恭穆獻皇帝是已夫建文之號當復諸臣詳言之皇上已允行之矣然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終覺未安臣嘗考閱實錄思成祖所以改建文五年爲三十五年者蓋緣即位之初欲以子繼父爲名不欲以叔繼姪爲名故爲是權

宜之舉耳，非有明詔革除之也。乃後修史者，不達聖祖之意，遂於建文元年以後，晉其年而削其號，并削其行事之跡，故此數年間，獨紀靖難事，而不紀所靖之難為何事。若有所曲諱者。今幸已復其號，以當搜羅故諜，採集傳聞，詳載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別為少帝之紀。是是非非，明白無隱，則靖難之兵有名。聖祖之心益白，夫以聖祖所不自諱，所不必諱者，而臣子乃欲強為之諱，非以天奉聖祖也。且事須有實，直道難枉，今野史所記已多失真，若不及

今明爲之紀令後世以久憤之心信傳疑之語則史臣之失職不足惜如　聖祖何臣謂不可不自爲一紀者此也至　獻皇帝積德累仁篤生神聖遂垂萬世不拔之基然其發祥之長亦不過如　德　懿　熙　仁四祖止耳　四祖不紀而獨爲　獻皇帝立紀豈惟臣子之心不安即　皇上之心亦必不安豈惟　皇上恐　獻皇帝在天之靈亦且有踧踖不自安者矣（其辯甚公甚明他人非不知不肯言耳）況紀號　獻皇帝而所書者乃弘治正德之年紀名爲帝而所載者乃藩王之事　皇上以爲于

義干例當耶否耶且自古由藩封入繼大統者非一人試考史書未見有爲其祖父作帝紀者彼非不能紀不欲以私害公耳臣竊以爲　四祖事只宜附見於　太祖高皇帝紀之前　獻皇帝事只宜附見於世宗肅皇帝紀之前或別起一例亦宜與　列聖帝紀有別庶使名實不紊體裁不淆不然以　獻皇帝之子孫臣庶欲紀則紀矣如天下後世之公議何臣誠不忍使萬世之下有非議　聖朝者謂可不必紀者此也凡此皆非臣下所敢擅定者伏乞敕下輔臣

會同總裁纂修諸臣商議允當上請　聖明裁決

止礦稅疏　　四川礦稅

昨接邸報見四川巡按御史趙標報稱六月二十一日楊應龍提兵八萬攻陷綦江縣城遊擊等官盡皆殺死臣等不勝驚駭應龍蕞爾小夷即數年肆虐未敢遠離巢穴乃一旦親率苗夷深入內地至于攻屠邑城殺戮將士此必有川中小民爲之嚮導爲之內應者故收仗羽翼而狂逞無忌耳雖此小民皆　陛下之赤子也不爲　朝廷用以討逆賊而反爲賊用

此豈樂于從逆哉蓋蜀之民苦極矣採木則有砍伐之苦搜運之苦採礦則有供給之苦賠累之苦榷稅則有搜括之苦攘奪之苦、皇上以爲不忍加派於民而姑取之於地也不知人固愛財地亦愛寶礦砂不足不得不求足於民故歲進之礦銀什七皆小民之脂膏而差官之私橐不與焉此勢之必至者也皇上以爲不忍加派于民而姑取之商賈也不知商賈不通則財貨不流物價沸騰則百姓困敝京師且然何況遐方此又勢之必至者也愚民何知既已喪

加派之害顯而采礦之害隱

其樂生之心。計無所之。遂謂不若從賊或可延旦夕之命耳。楊酋性本强悍。而又益以無聊之民。則其勢日熾。蜀民久已怨恨。而況附彼方張之寇。則其毒日深。今　陛下聞綦江之殘破。重慶之危急。必不肯坐視而不救。夫救急非可以虛聲恐喝也。勢必須兵。兵行必須餉。今何處徵兵乎。欲調之貴州。而貴州已敗傷矣。欲調之陝西。而黠虜積怨。日不忘報。秋高馬肥。防禦爲急。顧此失彼。恐非完計。欲調之廣西雲南湖廣諸省。而兵政廢弛之久。在所無兵。若驅烏合之兵。

以救燃眉之急。未有能濟者也。欲俟東征之兵。則劉綎所將半多楊姓。恐皆逆族。且綎不能禁其沿途之生事。而乃欲仗之以成事。即綎亦自知其不可。其以病告。非得已也。又何處得餉乎。欲發之官帑。而買辦之需。萬千無措。年例之發。什九未給。欲取之本省。而府庫空虛。閭里蕭條。公私無遺。上下俱困。欲取之隣省則處處開礦。處處抽稅。民生處處憔悴。民心處處悲愁。思亂之民。而復加以重征之擾。是為楊酋毆民也。故我 皇上即日責樞臣以發兵。日責計臣以轉

餉月假督撫之臣以便宜然無米而炊難望療飢徒手而搏難以赴鬬此亦　聖明之所洞見也夫兵非天降餉非神輸皆民力之所爲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拾人心解散賊黨停止礦稅使開山鑿石之輩盡爲稱干比戈之徒賠礦給稅之餘悉佐秣馬厲兵之費寬我無知之衆赦其脅從之誅則群情慰悅既喜轉禍又幸更生將人自爲戰家與爲敵或可少須時日以俟大兵之集乎不然恐目前之禍不止綦江而已且古之禦寇者當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故虞詡增竈

道濟量沙。今逆酋不惜金帛。以約結中國之人。其絡繹道途。潛伏都城者。不知其幾。而我今日以匱乏之而開礦。明日以匱乏之而抽稅。彼逆酋聞之。將謂中國果空乏之如是。豈不益生輕侮之心。益肆憑陵之志哉。且

皇上方將捐數十百萬之餉。以救此一方之倒懸。而何愛於數萬之礦稅。況　皇上曾念貴州方在用兵。免其榷稅。今四川屠戮之慘。危亡之狀。豈但貴州。知

聖慈必爲之動念也。

贈司馬王公還朝序　三邊總督

懷棘王公。始以上谷巡撫入佐西臺。復以少司馬節制雲谷山西三鎮諸軍事。若曰公在鎮久。習虜情僞。非公莫可使懾虜者。居二年而廷推公可大司馬。不報。又一年而公以原官入貳樞管。故事封疆之臣歲苦邊事。背秩視內地異等。以酬其伐。公之內召。褊心者或爲公怏怏。公顧無少望。曰。亂非上恩。人臣忠不能爲主用職耳。嗟乎公之心。古人臣之心也。古之爲臣者。無以有已。故計職業。不計功名。不計功名。安計

榮寵後則緣職業以就功名、緣功名以徼榮寵、甚有功名以僞建、職業以虛居者、是不勝其有已之累耳、公粹白之衷、自筮仕至今如一日、故鎮之朋銀市租、無攺於舊、而不以供境外之交、束修之饋也、昔有借貴人勢、以恐喜人意、挾刺而來、滿載而歸者、徘徊不敢入公之門也、私帑所積、故稱外府、而公一一不以自潤、不忍以膏脂實橐橐也、謂兵不試則頓、頓不可以應卒、暇則爲賞格以校士、如格者賞無虛日、日擇馬之羸弱者而更易之、所爲佐其費者、皆公餘所儲、而

公不以自明不欲有其名也士飽馬騰喜事者不無倖功之思而公月相安于無事意吾居其功則華夷必有受其害者歉與無其功亦無其害也擺腰台吉者虜王父行也擁鐵騎抵塞下言賞增則兵能不且入塞公發兩營戰士擒之易耳然屯而不戰但使諭之曰而酋意當事者諱言挑釁故每以要賞吾無諱赤白彙已達長安矣而酋遵約束漢過不先不然惟有戰耳擺酋大沮使使來謝過不他失禮俺酋愛子也兵最強且多智水泉關市令譯夷王筆寫氣計能

單悉喝司市者加金繒至逾千公閱之勃罷司市者革其賞虜王為請公曰不他失禮忠順夫人子而王季父也渠卽少忠順與王可縱使壞約乎小酋教誘背約法當誅以而酋故姑緩其死賞不可得也虜無處置得當以應部將夷丁舊為大成比效部落者受我豢養久一旦逾塞去挾大成譯夷來索其孥公詰之曰若吾卒也無故敢闌出塞旣出敢復來豈以中國無尺寸亦形立杖殺之夷使懼遯去公在鎮三載諸夷以好語乞憐者卽假詞色慰撫之其有出不遜語者必譙

呵之使咋指去有乞牛酒者或與少牛酒以示惠其包煞嗷要金幣者即錙銖絲縷不可得與之則爲恩不予不敢爲怨予之如例即爲恩予之不如例不敢爲怨操之縱之張之弛之隨變而應當機而發靡不帖然咸服人以爲公積威約之漸也不知公之動靜虜時耳而目之彼見公日積芻糧日蒐卒乘日除戎器無事而時防不見虜而時若戰以爲公且犁巢且絕塞至徙其累重於漠北譯使問故公笑曰吾職也而王簡士馬吾不與知吾簡士馬而使來不太怯乎吾

唯其文氣古而敘事明

方以大信示人。有罪則解罪討之，俺不備以襲人。吾不為也。虜王益敬畏公。每款市，輒戒其部酋俾毋譁。以干公令。彼擺腰諸酋姑嘗試公，以兾萬一之幸耳。故猜猜而來。慄慄而去。不然，犬馬之性，奔踶蹄齧，固其常也。可以空言讋之使服哉。邊疆大吏。撿身不如公。愛恤士卒不如公。備不如公。而欲折虜齒頰之間。籠之羈紲之末，則敗道矣。公之行，大中丞齊宇王公，具公行事之略，來索贈言，昔公之撫上谷也，王公實左右之，復代公建牙上谷，公安攘鴻猷。多王公贊襄

之力、茲且繼公作鎮矣。有如公入陪朝議、殫忠赤之猷。王公外總方鎮、效規隨之誼。則雲中上谷間、可保數十年無事矣。

記。

新建天津葛沽鎮兵營記　天津兵營

萬曆壬辰、倭入朝鮮、破其國、走其名王、殺擄其民人、據其城邑、狡焉有內訌之勢。議者謂津門咽喉要地、倭乘汛颺帆。則患首津門。津門被患。則畿內恇擾。大司馬竭心而謀、博采群議、乃徵諸近衛兵、屯海上。又

奏遣大將京卿各一人募內地少年子弟可爲兵者得數千人練習之以益壯軍勢時倭不犯東北者百數十年屯守不設營壘盡廢宿兵于斥鹵之地又盛夏瘴熱霪雨日侵衆無所棲息疫癘時作人情大擾巡按侍御劉公疏言其狀乃得罷遣諸衞兵獨留募兵三千餘人統以偏帥以備不虞於是巡撫大中丞劉公備兵副憲梁公郡守劉公懲前慮後謀于天津近地刱立營堡屯諸募卒而推擇予邑矣劉君俾經理其事侯乃由天津而東往來海畔覽其形勢周視

審度得地于所謂葛沽者東去海西去津門大約各五十里地既適中而形復高敞便于往來兼資覘瞭候爲相方畫制命日量工以授諸佐者遂略基址稱畚築具財用費取諸撫院積扣民兵工食之餘不以煩有司工役取諸飢民之應募者不以煩閭里始于癸巳仲春至季夏而訖工中爲帥府左右翼爲兵營稍上爲中軍廳事繞以長隄環以潮水而又演武有所觀兵有臺箭埰旗撒碁布星列巍然津門之支輔海邦之重鎮矣事既竣邑侯以中丞 公命俾繼登紀其歲月葢竊嘆葛大

夫此役有數善焉可以賑飢可以省費可以圖目前之安可以免日後之擾可以爲久遠之計可以禦外患可以銷內患夫濱海之民頻傷于歲至無以爲生而春夏之交尤甚今懸直而招俾得以日工傳日直以日直充日食比及終事麥已有秋是以數千金之費而活數百人之命也故曰可以賑飢凡役出于徵派者五不當一出於平常召募者三不當一惟貧民則所餘者力所急者食急于得食必不緩於用力彼因力以就食吾因食以就功役無曠日工不踰時故

曰可以省費。且新募之兵非貧無資。卽豪有力者。可以猝聚。而不可以猝散。不可猝散而欲使之散不能猝散而又不能使之常聚此近變也帥以訓之。嘗以聚之。則雖未見聚之利。而亦無散之害。故曰可以圖目前之安。今之倭夷尚伏海島不能逆其必來。不能逆其必不來。彼如不來聚兵何爲。萬一或來。兵將復聚與其散而復聚毋寧聚而不散蓋散而復聚者不習而擾聚而不散者不擾而習故曰可以免日後之擾夫營未建則安之難。營旣建則給之難。今旣已擇

海濱高敞之地。立為屯營以妥其居何不擇海濱閑曠之地盡為屯田以為之業使彼時而耕耨時而收漁時而肄習。彼能自給廩不煩餉于官官不給餉廩幾常得其用始為募兵漸為土著。故曰可以為久遠之計小人出力以衛公家必不如自衛其家誠令屯營之卒。各有恒業。以漸廣其居室。畜其妻子。聯為什伍。結為婚姻。常則相親。變則相恤。即一旦倭至。將家與為敵。人自為戰。非徒以德上也。將以完室家。而全其親戚也。此其與烏合之衆。談敵而心怯。望敵而色

戰者功相萬矣故曰可以禦外患今飢寒困窮之盜在所實繁假令奸人乘之以弄兵潢池則一夫大呼千人立致于時欲借見兵則急不可用欲募新兵則緩不及用訣與聚數千訓練之卒于近地將與卒旣相習卒與卒又相習用之則調發不用則罷遣猶足待緩急而備奸究乎故曰可以備內患嗟夫古之爲備者常在事先今之爲備者常在事後備在事後誠無益于事然先事之後後事之先也事未來而不能備事既過而不知備將何時而備乎備而無用不愈

于用而無備乎今茲之役備之道也然亦難矣何者天下之事每難于創始而易于鮮終蓋有事則有擾易人亦易慮故非前之人以後人之心爲心將以事不在巳也而諉之非下之人以上人之心爲心將以事在巳也而玩之非後之人以前人之心爲心又將以事不由巳也而敗之如此則功何能立又何能立而不廢哉予因紀其事之始末而抒一得之愚以告夫嗣來者中丞公名東星山西沁水人副憲公名雲龍廣東瓊山人郡守公名敏寬山西安邑人侯名冠

南江西廬陵人分委者爲縣丞蔡應光魏燾典史劉守學千戶朱璞百戶韓繼業王守成吳承勳法得並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埁幼青　叅閱

張給諫集

疏

張棟

瑣拾民情乞賜採納以隆治安疏　謫免裁減紛更

臣待罪該科、莊誦綸音、益視民如傷、不敷周文王、今　萬曆十四年內閣傳災傷嗣伽部咨該科故具此疏

見我　皇上矣、臣新從遠方來、經由五六郡會、所至

閭民疾苦，則民財日匱，民生日窮，流離遷徙，誠有如
皇上所慮者，臣恐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第能實取
閭閻畎畝之情，為 皇上控焉。一曰蠲免無實惠何
也。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也，而節年議蠲，率以起
運存留為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運為
急，存留為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啗人，而
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蠲起運
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為存留錢糧，不過官吏
俸薪、師生廩餼、廩儀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已，此數

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以其在郡邑例足亦無從而稍考）一邑之內額設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人不可減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也故蠲存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為弗蠲則已蠲則何分于起存也倘司農以歲計為憂寧損其數如欲蠲五分請損之為三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為二分什而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十兩或納七兩或納八兩即為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撫臣勘災展

轉往復動經歲月迨奉俞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倖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挨良民據已然之數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奸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貴于蠲也自後踏災報災勘災並宜刻期定限毋使遲違而奉旨准蠲者寧于次年新錢糧內扣免則受于次年減定額數則不論見欠皆可以沾實惠惠者徧而且均民情如此二曰裁減無實利何也節省美名也　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不曰節省顧省所可省者斯足為民利省其所不可省者未為民利而適足為民害此無庸枚舉為也即如條

鞭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于一歲所輸民未見其爲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于原定之數而日請縮焉然不能縮于用也遂令所入無以支所出矣而包賠加派之弊滋矣是其未裁之先有此事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其既裁之後亦此事亦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群然稱累于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嘵嘵于人曰我能爲民節省也我

能仰體　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減樂省騶毀第皆于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公辭私受民不甚其包賠加派之苦矣則又何如因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愈也裁減本以利民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民情如此三曰紛更無實用何也紛更與因循其弊等也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名喜事

之徒，毋毋不安于路常襲故，自知其計，自多其力，請因請華，各從所見，其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否之，以致行之方習，而遂即議罷，罷之未久，而又復議行，炫觀瞉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令時所親見者也。一徵收也，一人以爲投櫃便，一人以爲投櫃不便。一旋行旋止，一夫馬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見以爲不足，旋減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舊，一書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第舉，豈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內之通行，日異而月不同，

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民志一而天下寧安所望矣民情如此

邊事久敝亟宜更始永圖治安疏　邊事

臣頃承人乏遂長兵垣而又當邊境有事正主憂臣辱之時臣樹已不勝鰓鰓日與一二同官考求商略竊以爲天下之所少者非言也言而不實行之至有議論多而成功少之敝故臣等以爲必人人實心任事而後邊事始可爲也請爲　皇上畢其說夫摧鋒陷陣視死如飴援枹鼓之急即忘其身者將卒之事

也修城設壘。備餉繕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司道之責也。布功令。嚴約束。戰必期勝。守必期堅以身為千里長城者。督撫之寄也。居中馭外。自近察遠。指授合權宜。賞罰當功罪。使邊臣有所恃而為重有所畏而不敢為欺者。本兵之任也。視國如家。罔避嫌怨。生殺予奪。一秉至公而無所徇。念念以安攘為已任者。執政之權也。追惟款市以來。二十年間當國者幾人。典樞者幾人。為督撫者幾人。為司道將率者又幾人。其間實心任事者幾人。上下相冐中外同符

者以爲中國禦夷之道，一款盡之矣。始議款者，本謂假此以緩虜患，而旣乃遂似無虜可患；本謂乘此以修我備，而旣乃遂似無可備修。陵夷以至今日，曰虜衆我寡，誠然。衆寡之不倫也，曰虜強我弱，誠然。強弱之不敵也，然所以自致其日寡日弱，而不能與虜抗者，誰則貽之？卽如近日經略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該鎮兵馬一十九營，共計三萬九千七百有奇，而堪戰之數，止于六千。舉一鎮而他鎮可知也。

謀論欵不究非其弊多

嗟乎，何陵夷至此極耶！議者往往追咎款虜之失，不

知欵虜之初議未失也失在旣欵之後耳其一可異者每歲市成邊臣悉以次叙功陞賞有差夫虜非厭其欲則市不成我非厭虜欲則市不成市成而陞賞隨之夫焉得不相勸以要虜之必市是藪邊臣以媚虜也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机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覧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而卒勇士飽而馬騰乎今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無險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則八事修乎否乎向所

大臣閱視止據該邊鎮道開報不得不仍其欺飾

閱視者今安在乎。是殆與邊臣交相為欺也。夫廟堂

矣故有閱視之名無閱視之實以後亦併閱視大

靳鼓舞之方，閱視乖綜核之實，以故邊計益疏，邊備

臣不遣矣

益弛，虜氣益張，虜情益狡。邊臣亦有所憑也，而公為

不根之言，以聾瞽天下之耳目。今日報虜入寇矣，明

旋罰服旋開市旋開市

日曰虜已叩關，又明日，曰虜已罰服，請開市，則許開

旋議罰此亦邊撫有机權在該科不得一一責核

市，請撫賞則許撫賞。虜日荼毒我生靈，一切置勿問。

使之無從據欺

我或擒得一二零虜，則又請釋去之。驕虜縱虜，虜之

益肆焉，敢于屢入而無忌者，此又邊臣自教虜輕中

國也。蓋嘗聞之，敵國外患，國家之福也。困衡頓挫，中

人之幸也。以虜二十年之敝，而成我今日之不振。以虜今日之犯順，而警我二十年之玩寇。臣等以爲此一大机括矣。自非痛懲其舊，而力圖其新，其道無由。然上倡而下不應，外作而內不和，猶之乎無益也。臣等願自今伊始，爲本兵者以一身任朝廷之机務，嘗思國家之邊境，即吾家之門庭也。門庭有寇，能安枕而臥乎。以此心爲國斯爲實心，諸度區畫，因敗爲功。倖門可杜也，內交可絕也，私愛可割也。議一事必求實行，舉一人必求實用，覆一疏必求實際，毋依違兩

可。毋苟且申飭。斷然賞明而罰當。則邊臣將人人自勵必無有循習故套以　國事者矣。為督撫者以一身受閫外之托當思邊境有事不啻吾家事也家有胠篋之警能不汲汲焉求得真盜而寘之法乎以此心為國斯有實心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圖之又圖如何可以戰如何可以守修險隘必實足以嚴防禦練士馬必實足以稱折衝糧儲必實足以備供億徙薪徹土務為萬全必勝之謀。而前此掩覆支吾之術斬然不以萌諸心則從前積弊將次第更新

自無有偷安朝夕以誤邊事者矣。下此爲督撫分轍者司道也。今邊材既舉，吏部且爲酌量更調，可望得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司道得展其長。或以才氣効，或以謀略効，或以勇敢効，各隨其所轄之地，所受之事，而盡心焉。上無首鼠，而何患乎司道之不以實應也。爲督撫宜力者將率也。今將材既舉兵部且爲遴敍推用，不患失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將率得呈其技，或勇于血戰，或熟于控弦，或工于撫卒，各就其分之當爲，才之可爲，而盡心

焉上無掣肘而何患乎將率之不以實應也顧其要机又專在于執政何也天下譬之一舟諸臣皆篙工也執政則舵師也舵左則舟右舵右則舟左執政者之為諸臣机也宜無異此 皇上之威靈何所不震宜 皇上之德意何所不洽真以實心徇主而行有濟國事即弗利于身圖弗惜也有裨邊計即弗便于人情弗顧也以鑑空衡平任天下之才以長慮却顧審天下之勢以四時金石信天下之令將率不稱責之兵部司道不稱督撫不稱責之吏部邊事非弁而

上不聞責之科道其人誠有功無愆賞也賞不逾時而復覈其罪何妨更罰其人誠有罪無佚罰也罰不逾時而重叙其功何妨更賞毋希長厚之名以釀因循之禍毋慕和平之福而開倖竇之階是執政先以一人實心任事也

因事陳言疏　丈田利弊

臣先任江右承委丈量由始事以及報成前後兩年藎身親其事之顛末而目擊其中之利弊者方敢詳

江陵當政時議行丈量之事及江陵得罪後來者

言以賣　聖聽臣嘗謂天下無良法亦無無弊政行之

一議欲吹其所爲御史江東之所陳丈量事是也

而善則弊政即良法也行之而不善則良法即弊政也如丈量一事是已此疏並言大抵謂丈量非不便而行者太急或有不能盡得實數以此爲不均其中殊爲公平臣未敢泛言天下舉江右一省而言又未敢槩言江右之各州縣第就臣所領新建一縣而言本縣原額田地五十六萬有零而先年魚鱗文冊並無一字可攷詢之故老則云不知從何年代丈過今無所查矣每歲正供錢糧額該六萬三千有奇而黃冊所載無徵虛米乃有四千餘石其不在冊內而小民逐年賠納者又不知其幾也不丈何由得清民間貿易田地唯無鱗冊遂無號數而上中下

則又淆亂無憑文契所載但云田幾畝米若干而已買者利輕糧賣者圖重價則以上田而過下糧里胥爲賣主愚民爲業戶則以下田而過上糧展轉爲奸（此吉实爲江陕中救違時立說亦人情之所難）積成宿弊一再易主而爲奸者亦自不知其所由來矣不丈何由得革惟有無糧之田斯有無田之糧富家安享其利而貧民坐受其害在戶多丁衆者尚可併力分賠其磽瘠之區逃亡之里十戶九絕十室九空流離若楚雖鞭朴日加而終無可完之理國賦日以虧積逋日以益有司憐憐焉惧恭罰之及而莫之

誰何矣不丈何由得清故舉一縣而一府可知也舉一府而一省可知也舉一省而天下可知也則丈量一事雖謂之良法也亦宜而及其成也乃至有稱其不便有稱其病民甚則有指其爲弊政者何也良以行之不善也夫天下之府州縣不知其幾即以江右一省而爲府十有三爲州縣七十有四其間有歷年久而未丈者有經遠年丈過者有經近年丈過者有久未丈而弊多者有近經丈而弊少者此不可以槩論也明矣爾時一奉明旨即一槩議行無論其經丈

與未丈無論其有弊與無弊。一體責成。一體督促。有言民情不顧丈者。參罰立至。于是有民不顧丈而強之使丈者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四方形勢高下肥瘠。如天淵然。不特東南之與西北爲爾也。即以一府言。而各縣之里甲有多寡。延袤有廣狹。土宜有厚薄。終難以此而律彼矣。當其始議丈也。即當察其長吏之可任與否。而後使之。既察其可使而托之矣。則當任其施爲。聽其調度。待其報成。而後覈其功罪。取其宜民焉而已。奈之何束縛之。禁制之。須條列

示定式刻期必欲盡一省而悉從一例其民風土俗有此相宜而彼不相宜者不顧也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驊騮騄駬天下之駿馬而試之釜竈之間則疾不能過貍鼪黃鵠白鶴一舉千里而試之堂廡之下則便不能過燕雀人固有能不能也況丈量之事千頭萬緒而爲長吏者以一人之精神思慮欲以成功而善後蓋亦難矣非假之以歲月豈能一蹴而頓完也而自奉明旨之後即定以限期急如星火在覆丈之時則不許長吏入城在造冊之時則不許

長吏就欖撫按逼司府司府逼州縣若日迎畧毋遲苟且完事毋稽延違限其于民情之稱便不稱便地方之相安不相安都付之不問矣是以謂行之不善也干法何與也爾時各州縣官固有承望風旨而罔恤民隱者矣亦豈無卓然有見而不畏撫按者乎顧明旨在上誰敢不欽劾疏在前誰敢不避諺云兕虎在前見隋侯之珠而不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禍而後就利也言及至此亦可哀矣今徒言丈量之害而不言其所以害不歸咎于行法而乃歸咎于法之病

民或云復舊之爲得或云重丈之爲得臣皆未敢謂其然也葢天下之最勞民者固此事而可以爲民者亦此事天下之最惜財者固此事而可以裕財者亦此事行之不善固但見其勞而不見其有惠之利但見其費而不見其裕之利耳然當此之時民已勞矣財已費矣疾首蹙額誠有如御史江東之所言者矣若議重丈議復舊則折算也改冊也歸戶也收圖也又當有一番勞費所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斯民何幸而蒙皇上之軫念又何不幸而兩遭此勞費哉故

臣以爲補偏捄弊之術莫若專以其責責之撫臣而聽其便宜行事假如以天下言則就各省直之內要見某省有何利某省有何害每省有何利而又有何害以一省言則就各州縣之中要見某某縣爲害多某縣爲害少某某縣爲有利而無害以一縣言則就當日之所丈者或初丈之未善或初丈善矣而定則未之善或初丈善矣定則善矣而造冊之未善各因其害而料理之如臣前所云久未丈而弊多者則據新冊可也近經丈而弊少者則按舊冊可也按舊冊而稍

為查覈據新冊而甫為請停。亦可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量其土俗。察其民情。分別其利源。考究其病民之故。或減尺丟弓。或斜量折算。此其弊在田畝。其罪在業戶。不可令其首明免罪耶。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病在田。則其罪在公正。不可責其沿丘勘改耶。或改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或損此益彼。或那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冊。其罪在書算。不可曉諭被害之家。使自首告耶。大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而當時經手之人。

未必無㪷其弊竇者也。與其從今重丈。而勞費不貲。孰若就其已丈者。而爲之查改。其力尚省乎。與其復舊除新。而慮糧不去。孰若就其新丈者而爲之設處。其功尚倍乎。與其徹底更動。而利害猶未必相當。孰若就其已成者。而爲之補偏救弊。其省勞節費相去尚萬萬乎。第須專責之于撫臣。徑付其托于該府。該府徑付其托于該縣。葢此事非縣長吏不可任以縣長吏與民相親。情可通也。而郡守之于縣長吏。其勢當相聯屬。縣可以達之于府。府可以達之于院。如臂

情之相通也。至于撫臣開府一方。威權隆重。可以讋服豪強。可以漸消謗讟。此三人者同心協力。當無難事。而于丈量乎何有哉。若委其責于按臣。則兩院並行。未免有所牽制。若不徑行府。而轉行司道。則人持一見。人持一說。未免有所異同。而況經過衙門既多（此則厲民之本）則行移牌票亦多。徒令長吏苦于應酬。疲于案牘。卒之實用未必有裨矣。夫朝廷之上。既專責于撫臣。撫臣又專責于郡守。郡守又專責于縣長吏。而　宜民便宜從事。朝廷又復聽之撫臣。撫臣又復聽之郡

守郡守又復聽之縣長吏愼毋以文細束之愼毋以調約拘之愼毋以歲月限之愼毋以一人言便一人言不便遂爲行止愼毋以一言之譽一言之毀而遂爲低昂愼毋以一縣先完一縣未完而遂爲勤怠則庶乎責任重事權一而有不足以易弊政爲良法安民生而固國本者臣不信也然猶未也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苟利多而害少卽可稱爲良法而況丈量一事尤爲恩怨之府欲人人稱便此決不可得者也令旣許其便宜不限之以一定之例寬其時日不

責之以旦夕之期，而及其報完也，則又當審衆寡以定利害。什九言利，什一言害，其爲利也，不待言矣。什七言利，什三言害，是亦利多而害少也，雖謂之有功而無害亦可也。若必欲人人稱便，而後爲良法，則臣不敢與謀此事矣。然猶未也，夫旣以事事責之縣長吏，則必自此人始，自此人終，不經兩手而後可。若一一人始而又一人終，則弊易從生，法易從變，而奸民之不便于已者，又易從生謗，欲功之成，亦不可得也。但旣以成功責之，卽當以厚賞激之，或事未完而暫

稽其歷遷者。則他日別有超異之擢。或事完而尚稽于資俸者。則先期即有召拜之榮。其承委而不能副託。與夫苟且塞責。以僥倖遷去者。尤必重加處治。斯則賞之厚而人知勸。罰之重而人知三。人是而功有不成者。臣亦不信也

國計民生交紬敬伸末議以仰裨萬一疏 東南財賦

臣惟國家建都西北。而財賦取必于東南。辟則千金之家。所居雖在城市。而其生計。全賴乎膏腴之產。野有良田。歲有厚入。以所入當所出。而克然足于用。不

見其乏。迫乎出日浮。入日縮用不足而朝夕營計。務在取盈。卒以告困。蓋愈乏愈急。愈急愈乏。勢所必至無足異也。天下猶一家。而東南則富家之美產。是為衣食之源。謂當積日累月。徐收其利。不當取盈于一旦。以犯竭澤而漁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貧甚矣。其目前之不足。正以養其有餘于將來。陶朱公候時轉物。不過如此。頃歲已來。庫藏已竭。杼柚其空。而逋賦益積。未有完期。藎臣喆士。憂國憂民。亦嘗探極根本。悉意陳言。意在甦東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行之未

必果然則坐視其困而已乎臣東南產也謹摘其一二斷乎可行行之而斷乎有益于民生國計者請下戶部虛心詳議毋泥拘攣務使國用漸舒民財不匱上下其胥賴哉

計開

一曰豁荒田臣按東南卑濕濱江沿海拋荒田地無歲無之各府縣冊載荒糧有多至二三萬石者每年以宗人府緩征各項補之奸竇易生虛冒日衆且歲報荒數不思議補日積一日何有窮期正宜及今查

覈要見某縣荒田實在若干每圖每圩某號查明四至米係塌江塌海原無影射方准除糧即查本縣曾報有開墾新田若干總計開墾升斗之糧若干以抵實荒應除之糧有無足數即使不足寧可均攤于平米之上毋得立有荒糧全折名色以致千頭萬緒莫能究詰。蓋既爲荒糧自當開豁而每石又折銀伍錢未必加輕徒滋奸弊說者以爲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是積胥之所利而小民之大累也誠然乎哉故荒田不覈則荒田終無所歸而逋賦將與日俱積勢也

此荒田之所當議者也。

三曰寬改折。臣按東南糧則、照畝起科、大率本折各居其半、而復有所謂改折者何也、祇因凶歲、籽粒無收、而歲輸有額、難于盡免、故以本色改折色、于取民之中而寓恤民之意、何者議者以為正米一石原有耗米四斗、合之為一石四斗、則雖折色七錢亦不為重、不知此耗米四斗。本係運軍之所得。初非入之于官者也、捐運軍之所得者以惠災民。正所為不費之惠。奈之何必欲斂而入之官耶。若曰有免即當有補

此慮其虧正數耳。今正米一石。已折銀五錢。則以銀抵米。原不虧一石之數。又何以補爲哉。故議改折而欲重之于五錢之上者。舛也。此改折之當議者也

三曰解白糧。臣按國家歲派白糧正額二十萬石。有奇。我　聖祖定鼎金陵。東南數郡。近在輦轂之下。故用民運。今東南去京師不啻三四千里。每白糧一石。有白耗米三斗。加二舂辦。該米二斗六升。又夫船米八斗。內本色四斗。折色四斗。該銀四錢。又車腳銀四錢。是白糧一石費用米九斗六升。又銀六錢而後得

達京師。且有泥爛。有漂沒而鈔關又有舡稅。臨清又有帶靚河西務又有剝淺諸如此費更不可計旣達京師。已離苦海。而鋪墊之費歲歲加增。有多至加七者。是朝廷所得不過正米一石而小民所費幾及數石矣臣　以爲宜照漕糧事例即令旗軍帶稍本船每舡以十分爲裁漕糧九分帶白糧一分。諸凡加耗板蓆等費。比之漕糧毋過于厚。而舡稅帶靚剝淺等項。一不累之。運到之日。仍責成巡倉御史。或另設科道官。親自監收。毋致抑勒。以害貧軍。則小民旣得免

北運之累。即旗軍亦何累而不樂從耶。此自糧之當議者也。

四曰審徭役。臣按條鞭之法雖槩行于東南而行之稱善者。則莫過于江右。臣先任新建縣知縣。已親行之而親見其宜民者也。乃若浙直地方。民非不行實未嘗行。何以証之。夫條鞭之稱善。正以其徵銀在官。凡百用費。皆取于官銀。民間自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徭役。自完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差使。吏胥無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無擾耳。今既云行此法矣。胡復有

均徭之審耶解戶收頭修衙修船下程酒席其害不
可枚舉請言其詳蓋錢糧既徵在官則以官收亦以
官解宜也何爲而又僉大戶一領一納庫吏皆得上
下其手解戶甘心賠折而不敢言甚至有發與空批
先令完納而後聽其索補于小民者此解戶之所以
稱累也徵收錢糧除用櫃頭其害不待言矣即如派
定各區每名收銀千兩則收完其責亦完宜也何故
必責之以管解所收之銀未經解盡收頭之責終于
未完庫吏因而爲奸受賄多者首先發解否則有候

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頭之所以稱累也。修衙修船。既有徵銀在官矣。即當責之工房吏書管理可也今乃仍點大戶。官銀不足。傾家賠償。而該吏人等。猶且從之索賄。不得則以冒破稟官究責以致浮費之數反倍于賠補之數。夫焉得不稱累。下程酒席。亦既額有官銀矣。即當責之禮房吏書買辦可也。今通仍用里甲。賠費不貲。蕩產從事。而該吏人等。亦且因之爲利。不得則以苟簡稟官罰治。以致官用其一。而吏反用其二。又焉得不稱累。抑且有乖上取資贖鍰無

以應其求。而亦派辦于徭戶矣。其間貧不能勝此役者。每名量田數多寡。又派空役銀入官公用。不知原編公用銀兩作何支銷。大都皆爲吏書所乾沒。有司者未必能一一而查之耳。此徭役之當議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